

沪语编讲

清官“于青菜”

文/吴兴人

历朝历代皆有清官。明代有海瑞,清朝也有个搭海瑞名气一样响个清官,伊叫于成龙。

前些时候报纸浪向登,山西省出了一窝贪官,吕梁是山西腐败重灾区,巧得勿得了,选个地方正是于成龙老家。伊从七品县官做到两江总督,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,伊有个外号,叫“于青菜”。

“于青菜”勿光吃得省,住也勿讲究。伊辣广西罗城做县太爷个辰光,住三间茅草房,用土坯搭起台子办公。伊看见当地老百姓生活苦,自家也由原来一天吃两顿饭,减成吃一顿,老百姓听说后,凑了一点银子,为伊买来米搭盐。伊统统勿要,拱拱手谢谢大

家:“我一个人辣迭搭过日脚,够吃够用了。大家拿回去孝敬自家爷娘,等于送拨我一样。”伊个儿子从山西老家来探亲,也是餐餐青菜豆腐,临走时,伊拿一只舍勿得吃个咸鸭,割了半只交拨儿子,算是带回老家个礼品,所以百姓又叫伊“半鸭知县”。1678年,伊做福建按察使个辰光(相当福建省省长),乘船去上任。快开船了,伊叫手下人买了好几担萝卜带走。送行个人觉得蛮怪,问伊:“依买介许多萝卜做啥?”伊讲:“一为了压船,第二,我一路上吃个,就全靠帮点萝卜了。”

伊当上两江总督后,到南京就职,南京个布价马上涨价。因为“于青菜”从来勿穿绸缎做衣裳,富户人家赶紧买布做新衣,欢迎新官上任,头子活络个官员也要做几套布衣裳装门面。因此,布店生意交关闹猛。于成龙做了大官,吃饭仍旧以青菜做主菜,或者加只豆腐汤。伊个佣人勿舍得用铜钱帮伊买

茶叶,每日到衙门后院采槐树叶于伊泡茶喝,到后来树叶吃光了,槐树成了秃树。伊天南地北做官20多年,单身跑来跑去,勿带家眷,更听没“小三”,一个结发妻子分别20年,只见过一次面。伊到下面视察,拒绝接风赴宴,更勿接受部下送礼,使得江南风气大正,民间纷纷仿效,形成廉洁自律个官风。

于成龙勿单单自身过得硬,还下大力气惩治腐败、平反冤案。福建当时冤狱成灾,街头尽是孤儿。伊到任后,想重审一起冤案,被上司赵秉章斥责,又遭皇帝个阿弟康亲王讽刺,伊一怒之下,要撞柱自杀,康亲王只得答应重审送只案子,结果,受冤枉个犯人统统放出来,贪官被关了起来。为了救助流落街头个孤儿,于成龙把伊拉收到官衙里收养,花光了自家个俸银还勿够,只好派佣人到当铺去当自家个衣物,结果被康亲王发现当票,传到了康熙皇帝个手里向,于成龙升

任直隶巡抚,管河北两省。康熙皇帝有个亲外甥叫喀礼,因为胡作非为,被于成龙查明后杀了头。康熙皇帝晓得之后,对于成龙再提拔重用。伊还下发过一份《通飭各属私派纳访檄》个文件,要求捉拿衙门里个蠹虫,交关“蚊子”侪勿敢吸老百姓个血了。

于成龙活了68岁。伊去世个辰光,搭伊办丧事个官员,到伊房间里清点遗物,看见床头有布袍一件、鞋一双,堂后碎银三两,铜钱二千,瓦罐里只有粟米五斗,盐豆豉几钵,大家痛哭失声。伊去世个消息传出,市民罢市,男女老少侪辣地上大哭。康熙皇帝听到下面报告,也伤心个讲:“做官像于成龙者,有几个人?”称伊为“天下廉吏第一”。

听说现在山西准备重修于成龙个墓地搭故居。选个是一只好点子。早点建成个纪念馆,对于今朝个反腐倡廉,好处是蛮多个。

远开一点

晏歇会

上海人讲礼貌、讲规矩。一个“再会”,上海人会把它分得很细,在短短几个字当中,强调“再会”的具体辰光,临别时再次婉转提醒对方不要忘记。

上海老辈里常说的“再会”,有十来种之多。时间长点的,有“明年会”、“新年会”、“下月会”、“下周(礼拜)会”;时间短点的,有“明朝会”、“后日会”、“改日会”;时间再短点的,有“夜头会”、“日中心会”、“晏歇会”、“碰头会”。需要说明的是,“碰头会”不是会议的一种,而是再会的一种,极言重新见面时间之短、次数之频繁。

文/彭瑞高

这里最有意思的,是“改日会”和“晏歇会”。

“改日会”其实有两种意思:一种是“改个日子我们再见面”;还有一种是,“我们拣一个日子再见面”。“拣”和“改”,上海话读音是一样的。这两种“再会”,时间上都是含糊糊的;再细细品味,隐约有敷衍之意,蛮滑头的。

“晏歇会”则是“等一会儿我们再见面”,它跟“碰头会”含义相近,但仔细辨析,“晏歇会”透出的,是上海人特有的一股亲切感。同一个弄堂、同一个村子里,尤其年龄相近的老人,“晏歇会”用得最多。他们“低头不见抬头见”,说“晏歇会”最恰当。

上海人讲“再会”,既是讲规矩、讲礼貌,也是讲信用。如果彼此约好“后天会”,你第二天就贸然上门,人家就会觉得你唐突,是失礼之人;你跟人家口口声声说“明朝会”,次日却又不去了,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人信用不怎么样,是失信之人。所以,上海人分手讲“再会”,时间该明确的就明确,该含糊的就含糊,既不要把自己“套牢”,也不要让自己失信。上海人的精明与诚信,这一刻有强烈的显示。



沪上老照片

老红房子西菜馆

此张照片上个红房子西菜馆开设于上世纪40年代,地处陕西南路长乐路口,店名为喜乐意饭店,因门面漆成红色,被当时常去聚会就餐个工商界人士称作“红房子”。1956年公私合营重新注册登记时,辣一代京剧宗师梅兰芳个建议下,正式改名为红房子西菜馆。从40年代到90年代,这家西菜馆领了半个世纪风骚,成了一道风景。从伊个年代过来个老上海人,勿怪辣帮搭用过餐没用过餐,总是忘记勿脱伊了。此地“红房子”辣1996年被拆迁。改革开放后,市场竞争激烈,要再像过去迭能成为标杆,而且五十年勿倒,花上去个工夫、力道、心血,肯定勿晓得要多出多少! 陆杰 摄 林庸 文

“鼻拔笛达急橘”,侬会读伐?

——上海闲话里个浊辅音

文/丁迪蒙

沪语讲堂

上海闲话里有得完整个浊辅音,帮是老祖宗留下来个语言,辣吴方言区还老好个保存辣海。

普通闲话个基础方言是北方闲话,一般讲法里向已经既没浊辅音了。帮种讲法我认为勿对个。北方方言当中阳平声,俗称第二声,其实就是浊辅音。依看:“鼻、拔、笛、达、急、橘、嘎”,帮眼字辣普通闲话里依是第二声,请大家摸摸胡咙看,震动阿是比其他三个声调要重眼?

阿拉来分析分析看。鼻,就是上海闲话当中个“皮”个读音;拔,就是上海闲话当中个“牌”个读音;笛,就是上海闲话当中个

“第”个读音;达,就是上海闲话当中个“大”个读音;急,就是上海闲话当中个“其”个读音;橘,就是上海闲话当中个“巨”个读音。嘎,就是上海闲话当中个“茄三胡”个“茄”的读音。所以,只要会得发普通闲话个第二声,上海闲话里向个浊音就会得发了。

再来看英文个发音。现在辣阿拉中国,学英文是全民侪要学个。所以,只要是学过英文个朋友就侪晓得浊辅音个。

上海闲话当中有交关浊辅音,所以反过来说学外文也邪气便当。像我小辰光学英文,勿懂国际音标哪能办呢?老简单个,只要拿上海闲话读音写辣下头就勿会得读错脱了。

比方讲:desk,下头就写“台四克”;door,下头就写个“逃”;zoo,下头就写个“坐”;音就差勿多了。

零九年,我辣韩国上了一年汉语课,勿会讲韩文就没办法出去买物事,所以就学了几句韩国闲话。学起来也老好白相个。韩国人叫依进去买物事“欢迎光临”叫做“豪扫屋三摇”,“豪扫”就是快点个意思,帮搭上海闲话个意思是完全一样个。“屋三摇”就是进来个意思,我就记“豪扫到屋里向摇三记”。还有,累,韩语读音是上海闲话个“屁股难”,好,帮就用发音去记,一歇歇就记牢了。邪气好白相。

上海真正个本地老房子——“绞圈房子”是老底子上海滩浪个“大宅门”,告咭伊个公共空间邪气大,从墙门间、庭心(天井)、到客堂、后庭心等,侪是家族个公共空间,选个就为阿拉小辰光白相提供了广阔个天地。

先来讲墙门间,伊勿是座墙,而是间房,是通往宅内个进口,家族当中碰到婚丧大事体,都要从墙门间进出个,所以一般迭头勿放家具,平常大家会辣帮搭茄山河,大热天则在此乘风凉。还记得阿拉墙门间个厢房中租住着一位宁波籍个裁缝师傅,长得胖墩墩、福搭搭个。伊常庄一边做生活,一边像“小热昏”一样,跟旁边头人说话讲故事。阿拉迭群小囡侪喜欢上伊帮搭串门,听故事。伊肚皮里货色老多,阿拉最爱听个是《薛仁贵征东》《薛丁山征西》《罗通

老里八早

绞圈房子里好白相个地方

文/朱亚夫

扫北”啥啥,讲到精彩个地方,伊还会摇头晃脑哼唱几句,听得阿拉如痴如醉。受伊影响,阿拉几个小囡后来也学着讲起故事来。阿拉三四个人,躲辣墙门间个门后,坐辣用门间搁成个长凳上,几个人轮流讲。为了讲故事,阿拉侪特地看了勿少小人书,还有民间故事、神话故事。有次,一位同伴讲了则《女娲补天》个故事,我和另一个伙伴竟担心现在有人要是也学共工“怒而触不周之山”,天柱折断,哪能办?啥人来补天?两个人辣客堂里走来走去,想东想西,既没个好办法,为此撰头搭脑了好几天——活活活一副现代版“杞人忧天”个招势。

墙门间个后面是宽敞个庭心,面积大约有四五个墙门间大。庭心从名字就可猜到,伊是绞圈房子个中心地带,素面朝天,

便于洗晒衣被,晾晒果蔬。大热天夜头,搬一只竹榻,摇一把蒲扇,在此乘风凉,嘴吃甜芦粟,眼望满天星,适意哦?阿拉就是辣帮搭学会了用甜芦粟做灯笼个窍门。读书后,阿拉经常约同学来绞圈房子一道做作业,迭里向勿要讲是四个同学,就是来了十几个也能容纳得下。做完作业,阿拉就辣客堂间,或者天井里,搁上一块门板打乒乓。当时阿拉绞圈房子里出来个小囡,侪是学堂里打乒乓个好手。

庭心之后,就是大客堂,面积稍微比庭心小一点。迭里是家族做红白喜事、宴请宾客之地。大小客堂前有步廊,非常宽敞,可放小方桌,帮是家人吃饭、小囡做作业个地方。如果阿里家有婚丧大事,绞圈房子里就闹猛煞了,庭院中人来人往,客堂间吹吹

打打,一到夜里,汽油灯高悬梁间,拿老屋照得好像日里。记得1956年,我祖父去世,就辣客堂中设灵堂,再请上十来个道士诵经超度。经书是用双面宣纸装帧,有特制个牙签翻阅。客堂个墙浪,挂满了亲朋好友送来个挽联,白纸黑字,随风轻摇,至今记忆犹新。

绞圈房子公共空间勿仅阿拉宗亲使用,有时还被社会征用。上海解放前夕,阿拉绞圈房子住进了几十个国民党兵,军官住辣厢房,小兵挤住墙门间、客堂中,每天喧闹勿断,让阿拉着实心惊肉跳了一段日脚。以后随着解放个炮声逼近,帮些国民党兵树倒活孙散,枪弹好些就撰辣河浜中。